祖师言教

**持明晋美朗巴曾说：**

**“怨敌邪行令发修效力，**

　**无罪诬枉鞭策力行善，**

　**灭除贪著堪称胜上师，**

　**应知无法报答您恩德。”**

前三句思惟怨敌作害的大恩德，也就是充当逆增上缘，有发出修行效力、策励行善、灭除贪著的各种作用，由此认定是我殊胜的善知识，示现反面形象来成就我的修行。第四句，由此就感觉没法报答他的恩德，哪里能生嗔还报呢？如此即是以如理的修行发生安忍。

**“怨敌邪行令发修效力”。**

就好比练武的人要发出力量来，对方如果攻击的话，他的力量就自然能发得出。在修道的时候，有怨敌的邪行作为一个逆增上缘，他修的效力就能够发得出来、能够出现。意思就是会发生好的效果，原来修的东西在这能起到作用。原来已经学过一些法，有过一些修的，但是要在境上去练，没有那个境的一种激发或者练，他还就是找不到机会。就好比练武的人，原先就有学过，如果有人来打他，他的力量就能发挥出来，跟别人不一样的。那么同样，他原先心里有东西，这回就能用，他会发挥出一个效力来。

又好比乒乓球的陪练，作为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他会使用各种刁钻的手段，从各个方面作攻击等等，这些都是反面的，不会正正当当给你的，而正是由于这样，就使得学员能发挥出力量来。也就是他平时所认识的、练习的，在一种强大的逆缘的作用力之下，怎么样子应接、还击等等，他全面的反应能力由此养成。或者那种灵活应变、技能发挥等，全部都是由于这样一个反面的陪练，而使他发挥出来。

这里要体会顺逆两种境缘的力量。如果光是一味地顺，每一次打的时候球都送到你面前，那一点点力量发挥也没有；但是反面的，全部都是要击杀你，这个时候他的力量就发挥出来了。就是由于这样的练习，他就身经百战，力量无限，以后在真正的应战当中就有很大的能力。

那个教练很刁钻，显现为一种反面形象，感觉很刁钻，就是要把对方打败一样的。在这边使一个招、那边使一个招，这种就是非常好的修练的因缘。那么同样，在修行上，假使全部都是甜甜蜜蜜的、很舒服的：“啊！你好啊！你怎么怎么样！”全部都是让你助长我执、躺在一种名誉的陶醉当中，或者感觉都是顺着来的，那这样的话很难发挥修的效力。相反，如果有怨敌颠倒的行为。比如，也没有惹他，他要骂你；没有怎么样，他要折磨你，或者无端地要这样要那样等等的这一种，其实是非常好的练习因缘，由此能发挥修的效力。

举例来说，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没有“我”，我的名誉、这些尊贵、身份、形象等等都是虚假的，这是一种口头的言论。假使不是怨家颠倒的那种陪练，反而是顺的，那这个癌细胞会不断地增长，这个我会越来越高、越来越舒服。那么这样子，实际上学得越多，我执反而越来越大了，那个自我的脸面越来越光彩、越来越大了；或者养尊处优，别人百依百顺；或者自我装饰得那么样地美丽等等，这些跟你修无我之道完全是相反的。

相反，假使有人就这样子触恼你、打击你、诬谤你、扫你的面子，让你到了最下层，做那种最没脸面的事等等，其实这个时候能发出你的力量来。比如说已经懂了无我、懂了苦、懂了业果等等，在这个时候就好运用，因为他一过来的时候，你过去有的那个东西就出来了：“哦，原来是没有我！你看现在正骂的时候，我是假的。”或者说，开始要去扫厕所，穿一个很难看的衣服，站在那里名誉扫地等等，这个时候才知道：“哦，这个名是假的！”只有这样扫了之后，正面修的效力才出来了。因为原先的一切都是反的，增长我执的，如果一味地顺，他是膨胀的；相反地来一个邪行，打击非常地大，如果他是一个好汉，那以这一个因，修的力量马上能发得出来。这个时候处处都可以运用，处处都是在打击我执，在扫掉面子，在去掉自身的尊荣感，磨掉自己的棱角等等，这样就把我执越来越搞小了，他在这时完全能发挥过去有过的修的效力。

换句话说，在世俗谛上学了业果，学了耐怨害忍等的修法，自己有所认识，那也要练啊，没有实际的情景你怎么练？实际情景来了你才能练：“哦，这个是消我的业，这个是扫我的面子，去我的这些难以去掉的东西。”它实际出来了，这些才用得上；如果实际没出来，你只是会想，那就不起作用。就好比已经学过怎么对打，但从来都没跟人打过，那些只是第六意识脑子里面想的，那就不起作用，因为没有练习机会。所以，很多人一辈子研究这些理论，研究得很多，实际上让他上场，一点作用都没有，因为他没有经过训练。如果不断地训练，那就是解行相应了，自己所解的就开始用起来，这个就叫做发挥了过去修的力量，或者当初里面所学到的东西，在这个时候就能用上去。无论是哪方面，反正他给了实际的这样的境缘，那就在这上面练道力，就能发挥出过去所学，也就是给了实际的、最重要的一个逆增上缘的作用。

**“无罪诬枉鞭策力行善”。**

这就有很大的策发力，具善根者碰到逆缘的时候，会增上他的善愿。就好像释迦佛当初遇到提婆达多的危害时，增上了他的善行，鞭策他更要行善。又好比大舜处在那样的家庭当中，鞭策他“我要更好地行持孝道、悌道”。具善根者碰到这种，就像真金被火烧，光泽会更加灿烂一样的，这就是逆缘的增上力。

举个例子，比如在很艰苦的环境里，反而更加会激励自己行善，方方面面都会起来。比如说，会出现出离心：“人生太苦了，这个轮回里就是这样，我一定要精进地修道，脱出这个苦海！”那么像这样是激发出离心的。就像过去时代，假使天天都是受诽谤、侮辱等等，人的心一方面就感觉轮回很苦，要出去。另一方面，倘若大乘的善根起来了，就策发他：“我更要修大悲，因为众生实在可怜，他们就是这样地颠倒，那我要修起来，把众生全度出去！”这样子会策发大悲。再者，会鞭策你修梦幻观，认为这是真正好的机会，我真正地要利用它修道，看这些情况都是像演戏一样的。或者看到有情的可怜，他们都是犯了精神病。要么就会起忏悔心：“这都是我的业所感现的，我如果不净除这个赖耶识中的种子，这些会一波一波地出来的。”因此会发起忏悔的修法，就知道只有这一条路，如果不净除赖耶中的业种的话，那不断地会现的。或者就想：“在这种情况下真是可怜啊，一定要归依三宝！”如此都是说这种逆缘的激励，它像鞭子鞭策一样的，让自己一定要往道上行。

“力行善”。“力”就是励力，具善根的人碰到苦的境缘，会策发他更加增上善行。这就要知道，越是艰难他越要修道。就好比一个人到江河里，水的阻力越大的时候，反而激发他要越过去。这样的话，在这样一种苦当中，如同释迦大悲的莲花是从淤泥里出来的，要受非常多的苦、非常多的难，然后他发起非常大的善心。障碍里面会出现纯善的花朵，烈火里面会锤炼出真金的光辉，或者疾风中出劲草，就是这个“鞭策”的意思。

**“灭除贪著堪称胜上师”。**

也就是受辱不辩、经受打骂等等，这些就能有力地灭除贪著，是它的正对治。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小小的自我，有非常多的耽著，怕被骂、被辱、出丑、说缺陷等等。正面来说，有自我的崇高感、尊严等极大的自尊，比如自我粉饰得相当地好，一点点丑都不愿意露。如果按照这种进行下去，那都是喜欢听正面的顺耳的话，喜欢坐得高高的等等，那个我执的癌细胞会越来越大，最终大得不得了的时候，就死在它手上了，因为稍微一触及的时候，这个我是没法忍受的，那是灭不掉的。

而怎么来灭呢？就是打、骂、辱等等，做各种自我不愿意的，如果能过关，那就灭掉了，因为这个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执著的，特别地要怎么样的，那才是真正换过来了。现在一直缘着这个我，要这样要那样，所有的全是集谛，而不是反面地过来的时候，它是灭不掉的；但是反面的一旦过来，会用的话，那直接地就破掉了，因此，它的确是殊胜的善知识。

很多人学佛，一直不知道有两个系统，一直不知道自己都是走那种颠倒系统的路线。你要能够分得出假我和真我，这个是个假的，那么由于你一直就是发生假的，自我的尊严、荣誉、形象、尊贵感等等，那个贪著力就非常地大。一味地如果顺从这个路线，它就是集谛在增长，越养越大，修行不但没进步，反而退步。就好像一个小孩，如果对他不敢管束、打骂的话，那么这种宠爱使他的自我中心越来越大了，那将来就没人能管了，他就一直是在这条路上走，最终走到死为止。而且非常地脆弱，在哪个地方都没有办法转得过来的。假使大人能够直接地制止，如果有打骂、棍棒的话，他这个我就大不起来了，也就是直接地破掉了我相上的执著力。那么像这样就要知道，这个是有效地灭掉贪著的力量。

这样就知道，假使不经过这种打击，这个自我的系统没法粉碎的，一点点触碰都不可能。如果经过这样一种反面的力量的话，他逐渐地自我就越来越缩小了，因为这个我是个假的，骂也好、打也好，随便怎么都可以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这样子的话，那就知道这个我是假的，因为在世俗的缘起上，一切都是随着天理来运行的，也不是这个我的主义；在胜义上本来没有我，也没有必要去做什么自我的形象、尊贵什么的，上上下下本来全部都是平等的。这个就能了道，我的贪著一旦灭掉了之后，那直接地苦的根子就没有了。

比如布袋和尚，他说：“老拙穿衲袄，淡饭腹中饱，补破好遮寒，万事随缘了。有人骂老拙，老拙只说好；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；涕唾在面上，随它自干了，我也省力气，他也无烦恼，这样波罗蜜，便是妙中宝。若知这消息，何愁道不了。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范，对自我没什么要求。首先一切都是随缘，吃吃饭、穿点衣，就是为了能生存，其他不都是随缘而了嘛。骂，很好的；打，我自己睡倒，也没有什么尊严，因为自我是假的；你在我面上吐唾液，随它自干了，我也省力气，这样他一点都不给自我做什么。有一种逆缘的力量过来的时候，他就这么修，越修越是跟原来的习气反着走的。反着就不爱这个我，不管这个我，你越骂越好，你怎么样搞他都可以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只要能够一次一次地过，他对于自我是越来越不关心了。“这样波罗蜜”，就到了彼岸了，就是妙中宝，你知道这消息，不必愁说道不会了。“了”就是这个道就能究竟了，真正地走到我执全部都没了，自我系统全部粉碎了，然后就无愁无恼，法性要现前了。就像这样，一切的习气全磨掉了。所谓的“习气”，最关键就是缘着一个小我在那儿动，这下一次一次地消光了，你还有什么烦恼？

又比如唐朝寒山问拾得：“世间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，如何处置？”这些，一般人就感觉是不得了。我执是最顾及到这些地方的，谁要是谤啊、欺啊等等，那是忍无可忍。但是拾得说：“只是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。”这意思就是完全地消极，全部都是不管的，什么动作也没有。什么要为着自我来一次抗争、还击、维护？什么“我没有罪，我是什么什么……”举理由，三条五条，怎么样子要维护我自己等等，这些是丝毫不做的，就是不要理他。根本上也不是不要理对方，其实就是不要理自我。那么能够这样过关，那我执当然就灭掉了，对于我的那些贪、著没有了。

就好比一个人如果很注意自我的形象，穿得怎么样、打扮得怎么样，那是非常地脆弱，天天都要三个小时化妆。假使把她放到另外的地方，整天跟屎粪打交道，然后做来做去，她就不会再想什么自我这个形象怎么样，她就不管了。这样就是进步，灭掉了对形象的贪著。

当然这就是殊胜的上师。所谓“上师”，就是帮助你成道的最大的助缘。那么怎么帮助你成道呢？就是去掉虚假的我执的系统，一系列地这么起心、这么行动的所有的地方。那么这个能直接地灭掉你的贪著，当然是胜上师，到哪儿去找这样的上师啊！

因此就想：“他的恩德我是没办法报答的！”这样的话，给他磕头还来不及，哪里会嗔恚和辩争呢？

E离间语　分二：a认识；b运用

a认识

**造离间语的等流果者，眷属仆人不和睦，及有攻击自己等暴相发生。**

这里要看到一切都是缘起生。由于过去造下了这样离间的业，而这个业种在识田里已经有了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必然在后来发生这样的果相。也就是在自己的周遭，出现了眷属仆人心不和睦，以及发生下属对主人对抗的现象，“等”字还包括各种心与心之间不能融洽、融和等的苦相。

要注意到因果律的同等性。以前造了离间的业，让本来和睦的两颗心灵变成了对立、矛盾，彼此之间出现了一种由融和变成逆违的相，严重的就彻底地破裂，变成了敌对的相。那么这样，在受报的时候，业种一旦成熟，因果律自然会感现下面的人非常地不和，彼此勾心斗角、派系斗争、你说我我抗你等等；或者自己作为主人，总是出现下属的一种反抗。这些就是由那个离间业感召出的逆违，心与心之间始终融和不了，这个叫做“领受等流”。

也就是造了离间业，在识田中熏习的业种没有净除之间，一旦因缘成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受。也就是，心与心之间没法和谐，现的都是一些冲突、对立，彼此之间疙疙瘩瘩，非常难以心和心通融、和顺。这个业种一变出来的那种业力波，总是在那里不断地发生作用，心和心之间总是出现一些对抗、冲撞、违逆等的状况。总而言之，以一个和合的心现出的是和合的相，以一种离间的心现出的是乖违的相。那么，透视了业果的法则之后，我们应当发生“和为贵”的理念。

b运用　分二：Ⅰ从业果律上如理思惟；Ⅱ于自心上如理止行

Ⅰ从业果律上如理思惟　分二：一、果相；二、因相

一、果相　分二：（一）总说；（二）别说

（一）总说

**也就是，上师的僧院、官员的属众、家庭的仆人大多数内部都不和，并且无论说多少都不肯听，反而出现辩驳。**

总说要把握两点：一、什么人群当中；二、何种不和之相。

一、什么人群当中

娑婆世界是一个业非常不清净的世界，而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五浊炽盛的年代，那么在这样的秽土斗争之世，以僧俗、官民所摄的一切团体，大多数内部都是不和睦的。

具体来说，普贤上师以三大类来含括一切的群体。“僧俗”含了世间、出世间。“僧”就是指一位上师下面的僧院，下面的徒众也是一类一类。“俗”有官和民两类，官员下面有好多的下属，民就是每个家庭，各个家庭里有好多的仆人等等。那么实际这就表示一切世出世间的团体，今天可以说含括了一切的宗教、政治、商业、教育、家庭等的群体。

这并非极乐世界或者其他较清净的凡圣同居的国土，也并非在此世界早先业很清净的时代，而是到了人寿百年非常污秽的这个阶段。就像《悲华经》等所描述的那样，这样一个非常苦难的世界里，越是到了末世，就越是会发生像弟子斗争师父、女儿斗争母亲等的现象。这是秽土斗争之世的普遍现象，它的业果相就是，除了极少数，此外这些世出世间的团体里，大多数都是内部不和的。对此我们应当有客观的了解，我们就处在其中，由此学习业因果是非常切身的。

二、何种不和之相

在这些世出世间的团体当中，彼此各有一套，反正视别人好像是对头，一说什么，一种冲突感、一种抗拒就出来了。那么在今天来看，就是非常普遍的一种逆反、对立。

其次的果报相，就是失去了君臣之道。大多数的人都不忠良，不知道自己的本分位置，这也是由宿世彼此之间造了很多的恶业，在这个时代就出现了普遍的状况。也就是上位的人无论说什么，下位的人听都不愿意听，不但不肯听，而且要起来争辩。所谓的“辩驳”就是还嘴，说过去的，马上就给你说一个不好听的，马上就是一种抗拒、驳斥。就像这样的状况，这都是恶业所现的苦的状态。好比在现在大学的课堂里，老师一说什么，学生就能马上站起来抗击等等。或者在家庭里，婆媳之间、父子之间、主仆之间等，在社会上就是长官与下属、老板与员工之间等，到处都是这种情况。总而言之，这里的果相，总的就是不顺从、对抗，人们心与心之间不能融和。

（二）别说

**普通人家的仆人们派他做一件容易的事，也两度三度说的时候都像没听到一样作，直到主人起嗔以激烈的言语驱使时，才不情愿地迟迟而去，事情做完，连这件事如此做好了的答复也不作，常时仅仅住在恶劣的禀性中。**

这里举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，来引导我们认识身边出现的果的相状。这讲到了仆人的不忠，举了在吩咐做事时，初中后三个阶段非常明显的表态，这揭示了主人非常明显的领受等流的相。在这样的引导之下，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认得这样的果相。

是怎样很明显的一种表露的情形呢？因为本来就是不难的事、非常容易做的事，可是却说了两次、三次，就跟没听到一样的。而且，每次派他做事的时候，他就自然只有这种表态，就跟耳边风一样的。

中间主人大光其火，以非常激烈的言语驱使他去做的时候，他就处在一种非常不情愿的状态里，慢慢地才动起来。也就是他的心是反的，那么主人推不动的时候，就要用一个非常大的强迫力，当能敌过他对抗的力量的时候，他也没办法，但是他的那种表态非常地不情愿，然后慢慢腾腾才启动起来。那么这样子可以看到，他的那个心的一种逆违，一遇到这种情况，现行的就是逆违。就好比我们去分析物理的力一样，如果顺着来，稍微用一点力，手指一弹马上就走了；但是它是抗力，因此你稍微用一点点力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不动。

最后做完了，连一个简单的汇报也没有。那么这样的表态还是一种不顺的动作，在任何情形下，他总是乖离的。

在这个引导之下，我们就开始认识到这个果相，这个果就是主人领到的报，叫“领受等流”。仆人的表态就是不肯做，实在没办法才去做，做完了也不肯去汇报，他那个心是乖离的。“常时仅仅住在恶劣的禀性中”。这个“常时”就是业果的持续性。只要当初造的那种离间的恶业，它的功能没有消除之间，一直就是这种反应。“常时”指相续，不断地得这种报应。只会有这个脸色给你看、这种态度给你还，没有别的，这叫“仅仅”或“唯一”，它是表示业果的决定性，丝毫不爽，业上面没净除的时候，就只有这样的。“恶劣的禀性”，就看到这很邪性，怎么说了就不听？怎么就是这样？其实就是自己该受的报，他就老是只有这种反应，这个就叫“报应”。

二、因相

**这些现象都是主人自身往昔作了离间业所成熟的果报，**

这些都是主人自身过去作了离间业，而成熟了果报。

按因果律观察，这样出来的一种人心乖违的相，它不是无因出现的，也不是不同类的邪因发生的，而一定是自身从前做过这样的事，也就是离间、破人关系等。那么这个业种种下去没有净除，到这个时候成熟了果报，就出现这样的状况。

因果的同类要这样理解：那个时候破人的关系，人家本来心和心之间是很和谐、和睦的，突然之间搞坏了，彼此变成了敌对，结上怨结了。怨一旦结上的时候，心和心是乖违的，就连见一面也不愿意，还愿意听话？还顺从？还来尊重？什么也没有的。像这样，他在人心上就制造了这种状况。那么这种业是非常麻烦的，因为一旦搞坏了，没有和好之间，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子相续的。那么这种重业就一定会追身，就在自身上，到了时候就要成熟，不但是异熟果，到了人间等流果还要出来。因此在这一世，当他的那个业成熟的时候，就自然感现这样的状况。你会发现，下面的人老是彼此不和，天天争吵、打架、勾心斗角。就像今天看到的一个佛教徒的团体、一个世间的团体里面，除了少数人，全部都已经分成几派，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和睦。这都是由于这个世界非常重的恶业所感。

小结

这里关键要认识果相。任何一个状况发生出来，它就叫做“果”，那个人老对我反抗，这不是偶然的，我老领到那种果是有原因的。按照大体的因果法则去推的话，那是我前世作了离间业，所以老领到那种反应。当然离间也有很多很细的业的状况，我们只能大致地说，要么你过去破坏过他和别人之间的关系，要么有些间接因素等等。总而言之，他对于自己那种心理上的反应就是不好的，除非自己净除了业种，缘起的反应他才会息下来。

那我们现在不谈真如缘起，谈到阿赖耶缘起，自他互相之间的那种赖耶的种子是要起作用的。你要知道，他不是对任何人都是这样违逆的，他对别人是很柔顺的。别人一说什么，他马上就去做；为什么我一说过去了之后，他的反应就这样？可见他并不是违逆的自性。他如果是自性，就像火是热，那不可能改成湿。但是，他只有面对我的时候，就老是不听，一说什么就有一种违逆的状态出来，这证明是一个缘起的现相。而在我身上就不断地这么领的话，是我曾经发出过一个东西，才这样领的。因此这就能断定，我过去在他的身上，或直接或间接造下过离间的业。在这样一种业功能没有消失之间，他会一直不断地这么出现的。

就好比父子俩出问题了，他们会在几年之中闹别扭，父亲说什么儿子都不听。那个儿子对自己的老婆是百依百顺的，但是对父亲呢，说什么都不听，证明他的自性不是违逆的。那么，父亲为什么老领到他这个反应呢？过去他们之间是有一点事情的，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心理上发生一些变化了，因此那个没有纠正之前，也就是这种业的连接上没有消除之前，他会一直不断地犯。或者某个时候父亲自身也检讨了、忏悔了，或者儿子也经过忏悔了，或者是别人和解等等，他的心结打消了，他心上的那种起分别的习气停下来的时候，才开始又能缓过来。要知道，那个领到的反应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不平等因引起的，一定是由相应的因发生的。

前面别说那里，三次指示的时候都是指示果相，而指示的果相是领到的反应，这个领到的反应就是果报，这个反应上面一个一个都是同类的。那么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反应的不是向心力，而是离心力，每一次都是心脱开来的，不愿意听。所以，前面用了两个“作”字，就仆人来说，叫做“造作等流”；就主人来说，他是领受等流。他为什么老是那么去作？主人说什么就跟没听到一样？因为主人就要领到那种反应，这就是一个报应的相。然后，中间很激烈的态度去驱使的时候，虽然是动了一点点，但那只不过是驱迫的力量强大，他才迫不得已在动的，这也还是表现出他是一种违逆的状况。最后，他压根也不去汇报的，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离心力。

主人为什么会领到这个呢？就是你过去对人家怎么样，人家就怎么反应。在天理的法则上，过去人际关系上做了什么，就领到什么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那么现在尽是不断地领到这些，如果自己的心清净，能明缘起的话，就知道：“这唯一的就是我造了离间业所感得的，其他没有解决办法。”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就不是第六意识凭着自我的一种维护，然后起一种颠倒的心：“你这样对我的话，我要惩罚你！我要骂你！罚你奖金……”这个就没有什么大的意思。就要知道，这里面是有个业在运转。那么目前领到的这些，就叫“领受等流”，也就是这种反应不是偶然的，它是由相应的业发生的。

Ⅱ于自心上如理止行

**因此需要对恶业发起追悔，还需要努力化解彼此间的怨恨。**

以此缘故，自己要对于往昔作的恶业生起追悔之心，而且，需要在化解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怨恨上努力。

“因此”，就是由以上的如理思惟，要发生如理的修行的状况。消极上的止，就是找到原因，是我自己做了坏事，因此在这种现象出来的时候，不能发无明火，不能只怪对方：“就是你禀性恶劣！”其实，离间的这个罪业没有消除之间，就一直会有这种反应。

因此，过去做的离间的事，虽然没看到，也一定是有的，对此要生起深深的追悔的心，而且要净除掉阿赖耶识中的这些业种。只有净除了，这个果才能转变。积极上的行，就是要设法化解怨结，而不是对仆人作惩罚等等，这要主观上作努力的。

思考题

1、思惟晋美朗巴尊者的四句偈教言：

（1）什么是“修效力”？为什么怨敌损害能让修的效力发出来？结合譬喻、实例从正反面思惟。

（2）为什么遇逆缘反而能增上善行？

（3）“贪著”指什么？怨敌损害能灭贪著的情形如何？为什么能灭贪？

（4）为什么说怨敌是我殊胜的上师？

2、如今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哪些团体内部存在不和的情况？不和的具体相状如何？

3、主人派仆人做事时，仆人初中后作违逆的相状如何？

4、仆人违逆主人等的现象，按因果律观察，其原因是什么？

5、我们在遇到下属对抗等时，正确处理的方法是什么？